

當代女作家小說

文學自修讀本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33
1.1

主 定 九 編

當代女作家小說

1935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當代女作家小說 目錄

他走後.....	丁玲.....	一
畸侶先生.....	廬隱.....	一七
蘋果爛了.....	廬隱.....	二三
第一次宴會.....	謝冰心.....	四五
超人.....	冰心.....	五七
愛的實現.....	冰心.....	六六
素箋.....	陸晶清.....	七一
瘋了的父親.....	吳曙天.....	八〇
不知爲你灑了多少眼淚.....	金光楣.....	九〇
洛綺思的問題.....	陳衡哲.....	九九
安慰.....	劉輝心.....	一一七

喜筵之後·····	沉櫻·····	一二五
且慢喝得醉醺醺的·····	娜嬭·····	一四一
故家·····	顧志筠·····	一四九
隔絕·····	馮沅君·····	一五五
隔絕以後·····	馮沅君·····	一六八
酒後·····	凌叔華·····	一七四
花之寺·····	凌叔華·····	一八二
有福氣的人·····	凌叔華·····	一九三

當代女作家小說

他走後

丁玲

麗炯剛剛把他送走。是已敲過了兩點的夜間。

外面在下着霏霏的細雨，然而躺在床上的麗炯，卻感不出那夾在細雨中的峭利的風，所以她終於把他送走了。

他曾兩次反轉身，用着可惡的眼色。他告她那無情的風雨，那怕人的魅黑的又長又窄又爲積水所淹的胡同。他又從別的方面來表示出這房間是怎樣可愛，他是無勇氣能離開這幸福的天堂的。既然她也並不怎樣就會厭煩他，（這是他依照適才的情形而斷定的）那又爲什麼不可以特別放慈悲一點，領一下那美麗的頭，讓他在椅子上也好，地板上也好，蹬過這一宵呢？如其她肯，他自然是不敢於怎樣去擾着她的；她若是倦了，他可以看着她睡去。但是所有的言語，都無用，都無能打進那柔美的人的心。她忽略去了一切，無論那臉，那聲音，在平日是怎樣可以使她發瘋，使她不住的反覆在心裏說：

「唉，天啊！我是禁止不了我的去愛他啊！」然而在現在，在這夜，她已飽歷了那使她想望的醉心處，她不願把這時間太延長了。這是她的習慣，她只歡喜讓自己一人來躺在寬牀上，沒有什麼人，什麼聲音來擾亂她。靜靜的，她便來想到一切，一切曾有過的快樂情緒，一切使人不忍遠離去的心跳和興奮。現在是時候了，她不須要他再獻給她什麼了。她已懂得了許多，她須要靜靜的來回味適才他所給她的。她很感謝他，她說：

「愛，秀冬乖乖的回去呵！想着我，愛我想着我，一直到明天！」

她把那渾圓的粉額去貼着他的額，那潤溼的，放亮的黑眼珠也定定的瞅着那可憐的，膽小的眼睛上。更用那纖細而又玲瓏的小手在那有着短短鬚根的面龐上摸來摸去。於是她又使得他不能不用力的摟着她了，是又愛極了，恨極了的摟抱呀！

她很高興，她願再多給點他的恨她。她越固執了，她固執的要他就能走才好。所以她又把小小的薄嘴唇在他耳邊噓着微微的氣息：

「回去呵！聽話啊！不要怨我！明天再來！明天我將更愛你些！」

這異常使他心傷。他能嗎，他能把自己的嘴唇去壓住那殘酷的命令，讓那小東西只爲了他的愛，

來接吻他嗎？他能另做出一副樣子，使那心硬的美麗的人來懂得他是一個男子，來屈服於他嗎？他能想到了，他想到許多，然而他不敢。他怕，他實在太愛她了，他怕了的她失歡，他捧起她的頭時，他幾乎想哭了……

『麗卿！我聽你的話，我回去，我回到那冷寂的寓所去……唉，最後五分鐘，讓我再看看吧。我要明天才能來，一清早來可以嗎？』在心裏他卻不免在恨着她：

『唉，你這樣狠！你這樣狠！你還說你愛我呀！』

麗卿也會覺得有些地方做得過了分，有點抱歉似的，但因為素來就如此強悍，又歡喜姑息着自己的驕縱，所以依然是又默着了，默着，是便於讓他好不能再滯留下來。

他只好帶點抱怨的，又做出很可愛的溫柔樣子離了她。他最後還把眼光望了她全身。半個身體是掩藏在薄被下，在平鋪着，又緊裹着的軟被上，就宛然又似裸着的露出兩條美的線，且微微顯出別的使他竟不敢見着的更美的地方了。他閉下眼皮來就離了這房。

麗卿也趕緊送着他：

『明天早些來，愛的，秀冬！』

他是走了。一陣緊，一陣鬆的細雨，仍然綿綿不住的在飛着。

這時房子顯得很空敞，麗卿把一種輕鬆的眼光去巡迴一過，電燈又明亮，一切都異常溫柔得可愛啊！

「唉真的，我不愛他嗎？我實在愛他的！我愛你，秀冬！」

於是她又把眼望到門去，她想到門外的人去了。然而她並沒有想到那冷，那在雨中的心情，所以她又仍然又很閒適的去瀏覽到火爐了。也許她早已想到那更可怕處，她只有比別人更能體貼的。她不過是覺得既然他能說他愛她，那就爲她吃點苦，是應該的。所以她又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火爐的門大敞着，煤炭都着上來了，熊熊的光閃爍着，許多火舌都朝上奔。地板上，鄰近的椅子的邊緣上，都被閃着很有趣的光輝。而不知在什麼時候還在爐邊的一個椅墊，是更形燦爛了，紅紅綠綠是花朵，時閃着金銀的光，用金錢編成的一個裸體美女，卻把整個身體，都染成透亮的鮮紅了。麗卿看見這些東西，簡直像個小孩般的天真的，吃吃的笑起來，她很想像跳起，去把那可愛，張着手的小女人抱起來，然而忽的又想起了別人，是剛剛把被掀起，又重覆把頭靠在床板上了的。而且那美的俊眼，長長的，兩角又微微向上掃去的眼睛就又朝門那方飄去，眼光是那樣粘滯，那樣溫柔，那樣有情趣，最後

似乎是在那嬌的頰上輕添了一絲隱微的笑意，眼皮就迷亂似的合了下來，而心中就又頻頻的，那樣無主的回響着：

「唉，秀冬呀！」

是的，她更愛他了。她怎得不愛他呢？他使她有了一個感覺，感覺她愛過一個人？她怎得不愛他呢？他給了她這樣多的愉快？她把右手放在左手上，在兩個手上，她都感覺出那熱來。她想到他的手了，他的手是那樣大，比她長一寸又寬五分，是正適宜於將她的小手握住，輕輕的捻着的。於是她又來審視自己的手，只覺得異常可憐，那樣又瘦，又小，又柔軟，她覺得這手，縱然是在女中人也是少見的。她更珍惜起這手來，將牠安安靜靜擱在花綢的被上，她願意有人會專爲了這手來愛她，來犧牲他的一切的。唉，秀冬不正是在這樣一個人嗎？於是麗卿望着右手笑了。因爲這時右手的姿式特別好看，圓圓的，白白的手膀，懶懶的向前伸着，纖纖幾個手指，更完成了這個美的方式。而那腕中，微有點屈着的腕中，是又顯出一個柔膩的小凹來。她想起了過去的一幕：是兩個星期前吧，秀冬第一次被人引導到這屋中時，她不是曾偶爾發現了那眼光是盯視到何處？那時，在她那小手上，是正帶有一個小珠串的。她先還以爲他是在看那玲瓏的小珠顆呢？是的，不就是爲了那眼光嗎？多麼有力，多麼沈重的落在他心上，

鍾開始感覺得有這眼光的必要了。鍾歡喜這兩個燃燒得火熱的東西來追隨在鍾的一舉一動中。她不願放棄這俘虜了。所以……他不是第二天又來了嗎？那腳音，多麼遲疑呀！那扣門的手指呀，是怎樣在顫抖着呵！

於是麗卿又笑了。

另外的一個腳音和扣門聲，又在鍾心中響着，不是同樣的在遲疑，在顫抖嗎？而且那樣輕。鍾常常還好笑那無力把門再敲得響一點的老馬呢。這老馬是多麼久了，那時自己還那樣懵懂得可憐呢。整天只曉得打網球，不知道把別人的好心辜負了多少？老馬就是那樣的，成天來，來了又不說話，只呆着。問他，只憨笑，你一笑時，他又顯出一副欲哭的苦臉了。後來是覺得這人總乏味，漸漸的躲着他，才算逃掉了。那人只感到窮的空氣了。於是老馬的臉相就跳出來了。怎樣的憂鬱呀，那無告的眼光！那時時掀動的鼻孔和嘴唇，那清黃的顏色，清黃得那樣瑩淨，那黑的眉，寬寬的，那永是蹙着的眉心！比起秀冬來呢，自然是秀冬可愛多了。秀冬有淡淡的長眉，柔柔的短髮，尖的下巴，兩顆能表示出許多感情的眸子，近來是更其顯得好看了！爲了她生了許多煩惱，頭髮也不梳，不梳就更其嬌媚的，如人意的，散亂的髮着，而下巴就更覺其尖，那短短的鬚尖，就又稀稀朗朗的鑽了出來，因爲並不硬，比髮還柔軟，所以在

攬着時，就更使人感到趣味了。因此，秀冬的，一副有着年青的光彩的臉，就又把那可憐的老馬趕跑了。自然，這一顆心，素來就柔美的心，仍然是沒在快樂的情緒之中的。

啊！時間這東西，是怎樣的不可捉摸啊！牠真夠簸弄人了。不是爲什麼，只一年來，卻把這天真的，只知道在嬉戲中尋趣味的麗卿，變成一個須要愛情來滋潤生活的男子的人了。呢？假設秀冬卻處在老馬的時代，或老馬現仍敢用其勇敢，則麗卿的心，到底是屬誰，這也是難定，除了人從未生以外，就派定只愛誰一人的。

這時，是所有秀冬的一切，聲音和臉，那可愛的儀態，以及生氣時，求憐時，各種各樣的，官囑宜喜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迴旋的映了出來，那影像實在太可愛了。她昏昏的想到一切，她覺得很難過，因爲這影像總彷彿隔得很遠一樣。她要，她不夠，她傷心起來了，怎麼這時，只剩下她一人在這一間頗大的屋子裏了呢？

啊，多麼寂寞！她把眼四望，她看到一切都冷冷的在望着她，電燈很慘白的發着光，爐火很苦悶的在喘延着最後的青焰。椅子很寂寞，桌子也默默的。牠又看見那小手，又瘦，又不泛紅，軟軟的擱在花被上，多麼可憐的姿式呵！於是她似乎想起，在心裏，她向自己說。

「我那裏一定要那樣呢，我只不過是那樣逗着他玩罷了，誰知他就信實了？」

先不過這樣彷彿覺得，到後來就認真了，她真的以為她適才所定他要他走的話，只不過是一句詛語，所以她頗倒恨起他來，恨他真個忍心就走了。她忘了她會怎樣的逼迫了他，催促了他，她忘了別人是如何的哀求過，忘了別人那說不出恨來的眼光。縱使他又想到了他遲延着不肯即走的情形，她也覺得那只不過不得不那樣做一做的。她又責備他，假設他真的是不想走的，那他為什麼不可以硬要留下來？假使他愛她，為什麼又毫不想到他走後所留給他的寂寞呢？她又冤枉她，因為冤枉得太甚了，她倒反更自己傷心了起來，總覺得別人是太假情假意了。

但是有許多證據，她也能拿來應用的。想到過去的許多事上，又實在硬不去定要說是別人待差了她，然而別人也並不是那樣優的人，怎麼就連她的真意也不知道呢？於是她又想，秀冬實在是聰明，凡有事，他都能預先知道，她眉尖一動，他就舉步了，做的事，就正同她所想的相符，那末，為什麼他今夜就單單嫌惱了她意思呢？也許，他早知道，只是憐不過，不得不回去。不過，也許，道是她的希望！但她剛一想到這裏，立即便否認了，然而卻還是悄悄盼望着。她盼望着什麼呢？

她又把眼望到門。門仍然是緊閉着的。她彷彿看見門外正站着一個人，那就是秀冬，他雖說勉強

聽了她的話，換出了房門，卻並沒有走，把身軀靠在門上，頭仰着，心裏在難過，在怨她，恨她，又無勇氣離她更遠，是只希望忽然又得了赦旨，再得進來的。於是那爲了冷簞起的雨肩，那緊皺的眉，那抱怨的眼色，又儼然現在面前了。她心裏倒又反爲了那無勇氣留下來的人難過。她簡直以爲真的那門外是站得有個人了。於是她又望到窗，窗扇關得很緊，窗簾正在靜靜的垂着，一動也不動。

她望了半天，四圍都沒有聲音。她很想喊一聲，看看秀冬究竟在不外面，但她却又被一種無名的恐怖壓住了，她不敢喊出聲來，她祇希望這時秀冬會陡的一下又跳了進來，說站在外面，把腿都站癱了，或是說已走到胡同中，實在太黑，水又深，走不回去，所以又退轉來了，然而却全是爲了她的聲音，她的顏色，他無能別了她去的。於是她想他一定已經雨淋成一個很可憐的樣子了，她應該下牀來，把他那滴水不止的大衣脫下，而且親吻那溼的臉。他也忘形了，只用力的擁抱她。冰涼的面頰，緊貼在那溫軟的胸脯上，又因爲她只穿得一件軟料的睡衣，那胸前的凸凹處，就都異常的使他感出那天構的美型，並且那脈搏的跳動，那呼吸的急促（這是因爲她在他手腕中時才會加快的）更將那豐滿柔潤的胸脯震動着，一起一伏，這簡直使他醉倒在那充滿着肉香的身前了。

這時，她不知又那把可怕的寂靜忘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又看見秀冬，歪坐在床前，藍的領結已斜

掛在右邊了，頭髮亂蓬蓬的披拂在額上，她說：

『看吧，看你這樣兒！像同誰打了架來一樣的。』

於是那有光的眼睛，就更其不可待的逼了過來，像真要預備打架一樣。麗卿微微有點怕，却很快樂，只是也用眼去鎖住他，而且說：

『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

在適才，在過去不久，秀冬不正是那樣又興奮，又狼狽，又帶點怨恨的看著她嗎？而且一當她說出『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時，秀冬不是幾乎像瘋了一樣的跳了起來，她還被他嚇着呢，但他隨即又靜了下去，把頭俯着，臉平平的壓在棉被上，不住說『麗卿！麗卿！我聽你的！』

麗卿儘着回想到那情形去了，爲什麼他會那樣粗暴的跳起來，又那樣馴伏的爬着。自然啊，那是爲的愛她啊！麗卿很清白。而且她也知道那是異常苦，雖說她並不能深懂得那躊躇，那強制的苦味，然而他總懂得那是她給他的。她想來這實在好笑，又有趣，怎樣一個那樣斯文的人，會不覺的有着獅子的眼睛，而又可以變成鹿的眼睛？她從沒有見過，她本只希望別人很愛她的，她現在懂得一個男人在女人而前去表示愛，是並不只像電影裏只用接吻的。她又驚異起自己來，爲什麼當應該使她發慌的

時候，她却反更鎮靜，更清晰？譬如，當秀冬第一次把她抱着時候，她一點也不糊塗，她却在想：『唉，我應當……』於早她把臉朝他脅下塞去，且差澀的笑起來。並且每當秀冬沉默時，她彷彿便深怕他又想到別的去，她不能放鬆的，又用那柔美的手腕去勾着他的頸項，把自己的眸子放到他眼光中去說：『秀冬！看着我！我要看你呢，我要看出你愛我的深淺呢！』唉，她一點也不像個不懂事的姑娘而他呢，他雖說比她年長了兩三歲，他雖說牛活的經驗只有比她多的，但他這晚變得很無用。他又經不起她種種的挑撥，他又無力去壓倒她。他時兒林，時兒那樣，他常常都要笑自己了。麗啊拉拉雜雜的默繪出許多曾使她高興的情境來，她仍很快樂。

她又從頭想起，她覺得他很愛她的。她也覺得她也很愛他的。她迴想遍了，那所有的擁抱所有的接吻，所有的顫呼低喚，所有的眼色和言語，都只能證明她正是有着幸福的人兒。她又好笑她自己，爲什麼定要他回去，她好像他走了她更能得着快樂一樣的，快樂並不儘是在當時的享受却是在過去的回味。現在呢，他走了，她半睡在一張寬大床上，頭斜倚着蓬鬆的黑髮，散滿一頭，臉像一朵小白花樣的嬌媚的顰在當中，潤澤的在那兩縷美眉上的兩顆眼睛，常常閃着快樂的光輝，而口輔邊總難抹去那微笑一切都如她所想的那樣做到了，她不願他太耽擱久。他只好出於初料的，在寒風細雨中摸回

去。她要在靜中再去親一次他，這才所給她的一切。她也正如她所希望的得到了滿意。她當然只應快樂。

然而，在轉瞬間，在她的宇宙中，一切都變了。唉！這無羈的思想是多麼可怕呵！麗卿本是快樂的，她却希望不沈湎在快樂中，而冷靜的能看清自己的幸福來，好更把這快樂延長，且永鑄在心中。誰知却把不幸建築在這上面了。她想到了一切，她很高興一切的，但她後來忽的却反省到自己的真實的情感來了。而她又不肯馬虎，她又多猜疑，終於反把自己送在苦中了。

唉，可憐的麗卿，就正在她心中快樂的響着最後一次的『秀冬，我愛你呵！』的時候，忽然却湧起一個可怕的疑問：『真的嗎？』於是她駭得噤住了。她怯怯的來開始分析她自己：

一個人的真幸福，就是他能夠不懂得一切，好和歹和他一樣，他不希求，他就無缺憾，更無苦惱。其實麗卿，她很可以去愛秀冬的，他又年青，他又愛她；她本也可以說她便愛了他的。爲什麼不呢？她若不愛他，她還肯把她那聖潔的唇兒，去放在他唇上，她還會歡喜聽他的那些愛情的表白嗎？然而這年輕女人太好用思想了，她覺得她愛她自己是只超過了她的愛他的，因此她彷彿以爲她是並不怎樣他愛了。

她越看出自己的殘酷來，她待他除了使自己滿足以外實在沒有好處。她又想到她曾讀過的一篇小說了；別個女人是無條件的能爲她愛的犧牲，別人是除了愛，不知有其他，別人是從沒有第一步便先想到自己。而她她却正相反，她處處爲自己打算，她因爲要有人來同她接吻，她才讓他的臉湊過來，她並不是因爲覺得他嘴唇如何可愛，才忍不住要吻她呀！不是爲什麼當她想到她在他腕中時，她簡直忽略了他的一切，她只覺得當一雙有力的臂膀來攬住她時候，她的心是如何興奮，如何纖細的感到那另外一個的胸脯的熱。她因爲要那些親吻，那些擁抱，那些眼色和言語，所以她只好也說是她愛他呀，彷彿是真的也愛起他來，她想到這裏時，簡直很可鄙起自己來。

於是她把眼閉下來，她不願看見什麼東西。但眼一閉下時，她又看見秀冬的影像了。那影像很模糊，不過却很真。她願意抹去，却抹不去，所以她又想：秀冬果眞長的倒不壞，只是未必她就爲了他還不壞就愛了他麼？並且，在相熟中就很有比他更長得好的人在那。她爲什麼又不去愛那更好看的人去呢？而且，她又想，她把好幾個人都想到了，那都是各具有各的好處的人，如其也會留在這房裏，一如秀冬所做的做去，她倒也覺得她並不會拒絕。她認爲完全是爲了方便，她才能獨許可了秀冬這樣呀，因此她更覺得她是不愛秀冬的了。